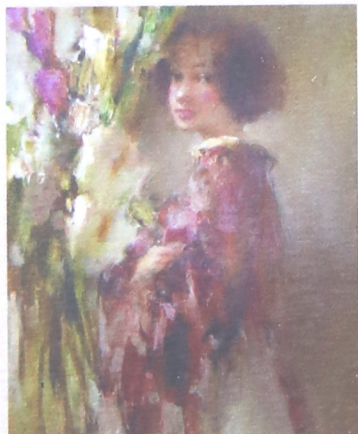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人生系列




# 文学肖像

汪剑钊 主编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陈方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人生系列

# 文学肖像

汪剑钊 主编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陈方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肖像 / (俄罗斯) 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 陈方译  
·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12-9

I. ①文… II. ①帕… ②陈…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8697号

文学肖像

汪剑钊 主编

[俄] 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陈方 译

总策划: 王为民 张国强

丛书策划: 王森林

责任编辑: 靳莉

装帧设计: 石璞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http://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mailto: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mailto: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25 插页 1 字数 200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68-0612-9

定价: 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 心灵的旅伴

——《文学肖像》译序

□陈方

在中国,许多读者都知道《金蔷薇》(又译《金玫瑰》)这本书和他的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但也许较少有人知道,《金蔷薇》还有一个姐妹篇,那便是此刻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文学肖像》。

在《金蔷薇》中,有《一本构思已久的书》这样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很久了,在十多年前,我就打算写一本很难写的,不过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这样想)是很有趣的书。这本书应该由许多卓越人物的趣闻逸事组成。”在这篇文章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杂乱而简短地”记录下了对几位作家的感觉,那是他关于契诃夫、勃洛克、莫泊桑等作家的笔记,这些似乎是随手记下的文字给作家自己未来的书开了一个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学肖像》,应该可以算做是那本“很有趣的书”的继续和充实。在这本由俄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组成的“画册”中,有我们十分熟悉的如爱伦·坡、席勒、安徒生、亚历山大·格林、布尔加科夫、爱伦堡、库普林等作家的二十五幅肖像。它们是由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六六年间发表的文字组成的一个主题画廊。虽然这些文字肖像体裁丰富,风格各异,色彩斑斓,有的是笔墨浓重的油画,有的是一蹴而就的速写,有的又是每根线条都清晰可见的素描,但是,每一幅画中的主人公,都与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作者并不是随随便便抛洒自己的笔墨的。他们或者与帕乌斯托夫斯基有着同样的爱好,或者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或者是其命运让作者感到震撼,或者是其身上的某种品质使作者感动,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让作者感到亲近。

把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旅伴们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他们对诗歌和文学的共同的热爱。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青年时代，他和许多作家，如洛斯库托夫、盖达尔，一道组成了一个作家大家庭，作者难忘和他们的聚会，难忘“那些有趣的争论、交锋和大胆的文学构想，每个人都把给其他所有人朗读自己的新东西当做神圣的职责”（《米哈伊尔·洛斯库托夫》），难忘他们共同组织起来的大大小的“科诺托普”（文学聚会）。透过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想象，那些年轻而精力旺盛的作家是怀着怎样一种纯洁的感情和崇高的虔诚来参加这一个个的文学盛宴的。对文学的爱好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爱能让人忘记饥饿和艰苦的生活，有时候，“一天的食物就是淡淡的茶水和一块面饼，但生活却是美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勃洛克和巴格里茨基、丘特切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行，使妙不可言的现实生活更加充实。世界对我们来说就像是诗，而诗就是我们的世界。”（《鲁维姆·弗拉叶尔曼》）那时，文学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文学创作拉近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的距离，他写到了他和盖达尔、罗斯金、格罗斯曼等作家每年夏天在索罗特恰的集体生活，写到他们陶醉在民间诗歌的世界之中，接触到无数民间语言的宝藏。

我们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肖像画中看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作家形象，但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不仅仅是一个肖像画家，同时还是一个风景画家，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沉浸于他笔下的俄罗斯大自然，醉心于他所描画的俄罗斯大地的美景，那些文字就好像炎炎夏日里的一缕凉爽微风，使人心旷神怡。只有真正热爱大自然的人才会以如此细腻的笔墨传达出那种淡淡的诗意。帕乌斯托夫斯基热爱大自然，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时刻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透过《文学肖像》，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他还热爱那些与他怀有同样感情的人，热爱那些能够带着同样的情感来描写大自然的人。这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选择库普林作为自己画像主人公的原因之一。“库普林对大自然的爱虔诚而平静，十分富于感染力，从中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天分所传达出来的力量。库普林如此描述大自然、森林和波列西耶树脂工人住的小

屋,以致忧郁开始啮噬你的心灵,这种忧郁源自你现在不在那儿,不在那些地方,源自一种想立刻见到其天然的冷峻与美丽的渴望。”(《生命的湍流》)这也是帕乌斯托夫斯基选择费定作为写作对象的原因之一,因为费定也是一个以全部身心融入大自然的人,他“并不仅仅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去喜爱大自然,而且也像一个林务员、像一个园艺家、像一个种菜人和一个花匠那样去爱它”。(《一个普通人》)除了库普林和费定,在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记叙的卢戈夫斯科伊、托佩恰努等作家身上,热爱自然成为了一种品质,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共性,也成为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与他们感到亲近的一种亲缘关系。热爱大自然就意味着认同那种包含在大自然及其美景之中的文化宝藏。也许,人们如此珍视一些作家的作品,就是因为那些作品中传达的不仅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而且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中,如《卡拉·布加兹海湾》、《科尔希达》、《黑海》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内涵,以及作者给我们创造的“第二个大自然”。

体验大自然的最好方式就是亲身融入其中,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自己的一生中走过了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在《断想数章》中看到他的足迹。在旅行的同时,他也在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结交并了解不同阶层的人民。一方面,这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另一方面,这些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人生,成就了他做一名优秀作家的理想。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好的作家意味着好的生平,反之,好的生平对于一个人来说,多半意味着他有成为作家的可能。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伊里亚·爱伦堡》这篇文章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作家的羡慕,他羡慕作家爱伦堡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目睹在欧洲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爱伦堡的作家命运使得他有资格和整个世界对话,使得他笔下道出的一切能在千百万人心中激起回响。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画廊中,以这种“好的生平”,或曰丰富的生平使他的心灵产生剧烈震颤的,还有亚历山大·格林,一个经历过流浪、牢狱、病痛、饥饿、凌辱等种种不幸,却仍然保持着有力的想象和纯洁的感情以及腼腆的微笑的人;有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个“在自己的生命中不止一次饮下了苦酒”,却没有丧失“在任何



污水沟中找到珍珠的宝贵天赋”；还有奥斯卡·王尔德，一个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消耗在离经叛道的举止和假装绅士的奇谈怪论上的人，到了晚年，在遭遇了监狱生活之后，他才最终意识到，美只有在与平等以及善良相结合的时候，才更有意义。当然，激发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灵感的还有很多因素，比如对某位作家身上某种品质的认同，如茨维塔耶娃身上的那种“农妇和普通女性的美”，阿赫马托娃的伟大的天赋，马雷什金“面对世界和真实的人类生活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激动”等等。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一些作家的共同生活经历也同样促成他写作《文学肖像》中的一些篇章，在《布尔加科夫和戏剧》中，除了布尔加科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对戏剧的热爱，我们还知道布尔加科夫和帕乌斯托夫斯基曾经是同班同学，曾经一起为看戏逃出校门，曾经一起捉弄学校的学监，曾经一起在第涅伯河上荡舟，在水上咖啡馆度过一个个充满了幻想的夜晚。这些都是促使帕乌斯托夫斯基拿起“画笔”的原因。另外，更为可贵的是，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有一些作家正在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公正地评论他们，就像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文学肖像》中所做到的那样。一九五七年，他写作了《生命的湍流——关于库普林散文的札记》，那时，苏联文学界刚刚开始承认库普林的创作，那也还是有所保留的承认；一九六二年，他发表了《布尔加科夫和戏剧》一文，并号召大家，“无论我们怎样对待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接受或是不接受他，我们都应该向他鞠躬致礼，因为这是一名作家，一个以全部思想和身心忠诚于祖国及其艺术事业的人，一个真诚而诚实地、从未背叛自我地度过了并不轻松的一生的人。”（《布尔加科夫和戏剧》）要知道，苏联文学界完全接受布尔加科夫、发表其全部作品是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写作这篇文章的二十年之后！他对这些作家和他们创作的客观叙述，表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为一个作家所怀有的正义感和勇气，以及面对文学的责任感，他不允许任何人玷污文学，蔑视真正的文学家。正是由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积极斡旋，像库普林、布尔加科夫、巴别尔、格林这样的伟大作家才及早地得到了公正的待遇，他们的作品才得到了全面的接受和理解。



虽然,《文学肖像》是由一些关于作家的回忆片断和生活逸事组成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在文学史书中读不到的珍贵资料,但是,作为一名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文字中流露了他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以及他对幻想、浪漫主义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对语言的态度问题的思考等。这些思考既和他所叙述的作家有联系,也和他自己的创作有密切关系。

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善于幻想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天赋之一,在《亚历山大·格林的一生》和《一位童话大师》这两篇文章中,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善于幻想、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是一个作家身上非常可贵的禀赋。他感叹于爱伦·坡说过的“幻想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事情”;他在格林的作品中看到了幻想对一个作家的作品产生的巨大力量,虽然格林描写的都是地球上并不存在的国度,但是,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作家走了无数遍,他知道每一个街道的转弯,每一株植物的特征,能指出所有街道和楼房的位置。阅读格林的作品,使人们产生对他笔下的神奇国度的向往,他的故事使人读后像“喝了一口美酒般头晕目眩”。安徒生的作品也是其作者善于幻想的结果。童年时的安徒生所做的惟一事情就是幻想,他幻想他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事情。他自由的想象力把成百上千个生活中的细节化做了栩栩如生的童话故事。强大的想象力还帮助作家进行创作,在《布尔加科夫和戏剧》中,帕乌斯托夫斯基讲述了布尔加科夫的想象力如何推动完成剧作《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作家只是写下了他在想象中见到的一切,“看见什么,就写下什么,没看见什么,就不写什么”,就这样,诞生了一部伟大的剧作。这部戏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九百多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家无法控制自己体内奔涌的思绪,安徒生和布尔加科夫都有即兴写作的天赋,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想象力在呼唤自由,要求被释放并获得外在的表现。

丰富的想象力能够使人们看到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之处,能够看到生活中那些在表面的、或是疲惫的目光下会溜走的特征。对于一个善于幻想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乏味的东西,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包含着美妙和快乐。

慷慨的想象使格林、安徒生,还有帕乌斯托夫斯基本人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谈到浪漫主义时,帕乌斯托夫斯基称其为“净化心灵的力量,对人性和无私的心灵所怀有的激情,意味着一种时常出现的躁动”;“浪漫主义不允许人们成为虚假、无知、懦弱、残忍的人。在浪漫主义中包含着一种使人变得高尚的力量”。

帕乌斯托夫斯基呼唤人们保持幻想的天赋,他认为我们的时代需要幻想者。因为幻想是一个“强有力的源泉”,“这种源泉能产生文化、艺术、科学,以及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愿望”。假如认为一部作品因为其中过多的幻想就丧失了其社会意义,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难看出安徒生童话所包含的只有成年后才能理解的“第二个童话”,以及童话中体现的现实意义。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作品的好坏在于它唤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否能够以其知识丰富我们的身心。

这说明,无论幻想还是浪漫主义,都不能脱离现实。它们与“粗糙”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爱并不矛盾。帕乌斯托夫斯基就是一个扎根于现实的作家,在充盈着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现实生活的闪光。他同时也极力褒扬那些能够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表达对人民的爱、用自己的作品折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作家。吉里亚罗夫斯基——莫斯科生活的编年史家,一个受莫斯科底层人民广泛爱戴的人,他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他被帕乌斯托夫斯基称为“其时代的诠释者”;帕乌斯托夫斯基看到了库普林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那就是库普林用每一部作品呼唤人性,他对人类的深厚的爱,使他用准确的洞察力对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现象进行经久不衰的关注,所以他才能写出《亚玛街》、《决斗》、《甘勃里努斯》这样绝妙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文学肖像》中,帕乌斯托夫斯基还表达了自己对创作语言的关注。他对语言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说,“在文学中没有微不足道的东西,每个词汇,甚至是乍看上去毫无意义的每个词、每个逗号和句号,都是必须的,有特色的,它们确定整体并有助于更精湛地表达思想”,甚至一个适时给出的逗号

都会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紧接着,在《与盖达尔的几次会面》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提到了盖达尔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自己的作品,这说明作家对作品中的每一个词汇都经过反复斟酌,它们的位置和搭配是惟一的,所以,作品能够被记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用这样的词汇写成的文章非常严谨,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帕乌斯托夫斯基称之为“浇铸的散文(литая проза)”。他又以库普林的作品为例,说明了富有特色的语言对于传达人物形象的典型性、表达作家的思想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库普林作品中的各种“行话”、人物之间的对话方式、接近口语的语言,使作家笔下的某一特定群体的特征跃然纸上。其实,帕乌斯托夫斯基叙述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在说明一名作家对自己的语言应该持有的态度。他的作品就体现了他对待语言的严谨态度。读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其语言的优美,这当然不仅仅得来自于他笔下细腻、优美的风景描写和浪漫主义色彩,我们在其中看不到当今俄语中泛滥的外来词语、不规范词汇,以及过剩的形容词,他使用的是纯正的俄语,来自于俄罗斯民间的语言,他的语言就是真正的俄罗斯语言。这也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十分耐读的主要原因。

流连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画廊,我们感到,画像中的主人公们与他息息相通,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就是伴随帕乌斯托夫斯基走完整个生命历程的“心灵的旅伴”。帕乌斯托夫斯基用自己优美的文字铸就的文学肖像带领我们完成了一次心灵之旅,这些肖像中的主人公所散发的美和魅力,使他们同样有充足的理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旅伴。

《文学肖像》译自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文集《童话·特写·文学肖像》(明斯克,1986),为了帮助读者加深对帕乌斯托夫斯基及其创作道路的了解,我们又从《帕乌斯托夫斯基九卷集》第一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1)中选译出了作家自己写作的代序《断想数章》,收入本书。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个令我十分难忘、同时又十分快乐的转折,但这种转折是经过漫长的等待才得来的,翻译《文学肖像》给我带来的充实感使我忘记了等待的焦躁,并不时获得了某种跨越时空的

阅读的欢乐。

我想感谢一些人,尤其是引我走向俄语之路的父母。我还想感谢我的先生,感谢他在各方面给我的无私支持。

就让我把这本《文学肖像》作为给他们的礼物,作为对他们的感谢吧!

二〇〇一年九月

## 断想数章

(代序)<sup>①</sup>

通常,作家对自己的了解要胜过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对他的了解。这就是我答应出版社的建议,为自己的作品集写一个简短序言的原因。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作家阐述自己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有很多难题束缚着他,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自己的书进行评价,总是让人感到有些尴尬。

除此之外,期待作者解释自己的作品,也是一件毫无益处的事情。契诃夫在这种情况下说过:“请去阅读我的作品吧,我的一切都已写在了那里。”我很愿意重申契诃夫的这句话。

因此,我只想简单地说说有关自己创作的一些看法,简单地谈一谈自己的生平。详细地叙述生平是没有意义的。我从幼年起至三十年代初的全部生活,都已写入了六卷本的自传体小说《生活的故事》,那部小说也被收入了这部作品集。对《生活的故事》的写作,我现在仍然在进行。

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出生在莫斯科市格拉纳特胡同一个铁路统计员的家里。

我的父亲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后代,那些哥萨克在谢恰溃败后迁居到了离白教堂<sup>②</sup>不远的罗西河两岸。我的祖父祖母在那里生活过,我的祖父曾是一名尼古拉军队的士兵,我的祖母是土耳其人。

虽然从事着需要冷静看待事物的统计员工作,我的父亲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幻想家和抗议者。由于自己的这些品质,他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呆得太

---

<sup>①</sup>此文是作者本人为《帕乌斯托夫斯基九卷集》(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81)所作的代序。

<sup>②</sup>白教堂,白俄罗斯的一个村庄名称。

久。莫斯科之后，他还在维尔诺<sup>①</sup>和普斯科夫工作过，最后，多少有些稳定地落户到了基辅。

我的母亲，一名糖厂工人的女儿，是一个威严、厉害的女人。

我们的家庭成员多，构成也很复杂，喜欢从事艺术活动。在家里我们经常唱歌，弹钢琴，争论，我们诚挚地热爱戏剧。

我在基辅第一古典中学上过学。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破裂了。从那时起，我得自己挣钱维持生活和学业。我靠非常艰难的工作——做所谓的补习教师——来勉强维持生活。

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写作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并将它发表在基辅的一本文学杂志《星火》上。根据我的记忆，那是在一九一一年。

中学毕业后，我在基辅大学上了两年学，之后转到莫斯科大学，来到了莫斯科。

在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有轨电车上做电车司机和售票员，之后，在后方和战地的救护列车上当过护理员。

一九一五年秋天，我从救护列车上转到野战卫生支队，和支队一起走过了漫长的撤退之路，从波兰的卢布林一直撤到白俄罗斯的小城市涅斯维日。

在支队中，我从偶然见到的一小块儿报纸上得知，我两个身处不同战线的兄弟在同一天阵亡了。我回到母亲身边，她那时住在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我到了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在那儿的步良斯克公司的冶金工厂工作，然后又从那里来到尤佐夫卡<sup>②</sup>的新俄罗斯工厂，而从那里又到了塔甘罗格的涅辅-维里代锅炉厂。一九一六年秋天，我离开锅炉厂来到亚速海上的渔业合作社。

空闲的时候，我开始在塔甘罗格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者》。

---

①维尔诺，即现在的维尔纽斯。

②尤佐夫卡，顿涅茨克一九二四年前的名称。

后来,我来到莫斯科,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我开始从事记者工作。

我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为一个人和一名作家的,这种历程确定了我未来的生活之路。

我在莫斯科亲历了十月革命,成为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间许许多多事件的见证人,听过几次列宁的讲话,过着紧张的杂志编辑部生活。

但是,很快我就“掉进了旋涡”。我来到母亲身边(她又一次迁回了乌克兰),在基辅经历了几次巨变后,我又从基辅到了敖德萨。在那里,我第一次进入了一个年轻作家的圈子——伊利夫,巴别尔,巴格里茨基,申格里,列夫·斯拉温<sup>①</sup>。

但是,“远游的缪斯”并没有使我平静,我在敖德萨呆了两年后,去了苏呼米,之后去了巴统和第比里斯。我从第比里斯去过亚美尼亚,甚至到过波斯的北部。

一九二三年,我回到莫斯科,在那里当了几年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

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迎面驶来的船》(1928年)。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开始着手创作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和其他几部作品的历程,我在随笔集《金蔷薇》中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因此,我将不在这里重述。

《卡拉·布加兹海湾》问世后,我辞职了,从那时起,创作了我惟一的工作,它占据了我全部的身心,它有时是折磨人的,但却永远是我钟爱的。

我和从前一样,走过很多地方,甚至比从前更多。在自己作家生活的许多个年头中,我到过科拉半岛,在梅晓拉林区生活过,走遍了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过伏尔加河、卡玛河、顿河、第聂伯河、奥卡河、杰斯纳河、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到过中亚、克里木、阿尔泰、西伯利亚,还有我们神奇的西北

---

<sup>①</sup>斯拉温(1896—?)俄罗斯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继承人》。



部——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维捷布斯克，到过普希金的故乡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我在南线做战地记者，同样走过很多地方。战争结束后，我仍旧到处旅游。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保加利亚的两个童话般的渔业小城内塞勃尔（梅塞梅里亚）和索佐勃尔生活过，走遍了波兰，从克拉科夫到格但斯克，乘船环游了欧洲，到过伊斯坦布尔、雅典、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到过意大利（罗马，都灵，米兰，那不勒斯，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见到了法国，包括普罗旺斯，见到了英国，在那里我到过牛津大学和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一九六五年，由于自己顽固的气喘病，我在卡普里岛生活了很长时间，那里有巨大的峭壁，上面茂密地长满了芳香的绿草、油脂很多的地中海松果树，峭壁上有水瀑布（确切地说是鲜花瀑布），还长满了鲜红的热带九重葛，我生活在浸沉于地中海温暖而清澈的海水中的卡普里岛。

这些为数众多的旅行，和各种各样、各有其趣味的人的每一次相遇，给我留下了许多印象，它们成了我很多短篇小说和旅行札记的素材（《风景如画的保加利亚》、《双耳罐》、《第三次见面》、《海滨的人群》、《邂逅意大利》、《一闪即逝的巴黎》、《拉芒什海峡的灯火》等等），这些作品，读者也可以在这部作品集中找到。

我一生中写下了不少东西，但是，有一种感觉一直萦绕于我的脑海，这种感觉就是，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感觉到，只有在成熟的年纪，作家才能学会了解生活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现象，才能学会讲述它们。

青年时代，我体验了对异国风情的迷恋。

对不平凡事物的向往，从童年时起就一直追随着我。

在基辅，在度过了我童年生活的那套枯燥的房子里，不平凡事物刮起的风时常在我身边喧响。我用自己小男孩式的想象力量去呼唤它。

这种风吹来了杉树林的气息、大西洋海浪的泡沫和热带雷雨的隆隆声，还吹来了风鸣竖琴的丁冬声。

但是,五彩缤纷的异国世界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我从来没见过幽暗的杉树林(除了有一次在尼基塔植物园见过几株杉树),我也从未见过大西洋,没见过热带,更是从未听过风鸣竖琴的演奏。我甚至不知道那竖琴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过了很久之后,我才从米克卢霍-马克莱<sup>①</sup>的旅行随笔中了解了风鸣竖琴。在新几内亚他自己的小茅舍旁,马克莱用竹竿做了一架竖琴。风在空心竹竿里猛烈地呼啸,吓坏了迷信的土著人,于是他们就不去打扰马克莱的工作了。

在中学,我最喜爱的学科是地理。它平静地使人相信,在地球上存在着一些不同寻常的国度。我知道,那时我们贫困而又杂乱无章的生活不会给我亲眼看见那些国家的机会。我的理想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这种理想并没有因此而消亡。

我的状态可以用两个词语来定义——对于幻想中的世界的神往,以及由于不可能见到这种世界而产生的忧郁。这两种感觉占据了我青年时代写的绝大多数诗歌和第一篇不成熟的小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远离了对异域风情的迷恋,远离了它的华美、芬芳、昂扬,和它对芸芸众生以及微不足道的人的冷漠。但是,在我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仍然长久地遗留下了它不经意间滞存的镀金的思绪。

我们经常会把两种不同的概念错误地联系成一个整体,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异国风情,另一个是我们所谓的浪漫主义。我们用纯粹的异国风情不合理地替代了浪漫主义,忘记了前者只不过是浪漫主义的众多表象之一,忘记了前者已丧失了独立的内容。

对异国风情的迷恋,不言自明,脱离了生活,然而,浪漫主义却以自己的全部根茎深入到生活之中,汲取着它全部的宝贵甘露。我远离了对异国风情的迷恋,但是我没有远离浪漫主义,并且永远都不会离开它,不会远离它富含净化力量的火焰,对人性和无私的心灵所怀有的激情,不会远离它时常出

---

<sup>①</sup>米克卢霍-马克莱(1846—1888),俄国民族学家。